

鵝湖學術叢刊⑧

張載思想研究

朱建民 著

文津出版社印行

鵝湖學術叢刊⑧

張載思想研究

朱建民 著

文津出版社印行

⑧ 刊叢術學湖鵝

中華民國七十八年九月出版	定價： 精裝 新台幣 二〇〇元 平裝 新台幣 一五〇元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八一一號	電話：二六三五〇〇八・三六三六四六四	郵政劃撥：〇〇一六〇八四一〇號	臺北市建國南路二段二九四巷一號	出版者：文津出版社	發行者：范惠美	著者：朱建民	張載思想研究
--------------	-----------------------------------	----------------	--------------------	-----------------	-----------------	-----------	---------	--------	--------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ISBN 957-9400-06-7 (精)
957-9400-07-5 (平)

序

人生有不少的事件，往往是由一連串偶然的機緣成的。

我之讀哲學，大半出於偶然。民國六十年原本在原心理系讀得好好的，卻陪著一位朋友，一起轉入台大哲學系。

三年後，我考進台大哲學研究所，適逢唐君毅先生首度來台大講學。我之有志於中國哲學，即緣於唐先生這一年的感發與薰陶。次年，唐先生因病返港，特請牟宗三先生來台續任客座教授，並講授宋明理學。此後三年，我在牟先生指導下，以宋明為研究重點，並以「論張載弘儒道以反佛的理論根據」為題，撰就碩士論文。

此後數年，因為個人研究重心轉移，也就將此舊作束諸高閣。直到去年，承楊祖漢兄邀約，以舊作仍有可參考之處，而囑出版。於是，才有機會重拾舊業。也就是在這一連串的機緣中，逐漸形成這本書的出現。

得遇唐先生與牟先生，是我一生最大的幸運。我視之爲可貴的機緣，卻也常爲自己缺乏相應的根器而感到遺憾。這種感覺在我研究張載的過程中，更是時常浮現。我一直試圖把張載的思想說得清楚些，但是，也一直没有得到滿意的結果。民國六十八年提出的碩士論文，只能當做一種嘗試。去年重新審視之餘，發現某些論點與今日的看法已有出入。因此，這幾個月來，根據舊作的骨架與資料進行增刪與修改。

目前第一章的導論是新增的，做爲背景的說明。第二章天道論，有一半經過改寫，而與舊作差異較多。其中尤其以論太虛的部分，表現出觀點的改變，而整個重新寫就。不過，由於原先的觀點亦並非毫無可取之處，因此列在附錄做爲比較。第三章的心性論與第四章的結論，在觀點上變動最小，因此多屬文字上的修改。此外，由於本書以張載的哲學思想爲主，因此，有關他的外王思想則列爲附錄二。最後一篇附錄是民國七十二年三月在台大哲學系學術討論會上提出的報告，雖然論述淺顯，但因所論先秦儒家的外王之道與張載的外王思想之間可以相互比較，故而聊附於此，以供參考。

如此而形成的一本書，最大的缺點在於文體的不一貫。畢竟個人的表達方式，在十年之後，總會有些改變。而在觀點沒有改變的部分，我也沒有爲了文體的統一而整個重寫。如果因此而造成理解的阻礙，這是我必須事先致歉的。此外，張載的思想素來被認爲艱澀難懂，這本書只是代表我個人目前對張載的理解。此一理解不免包含了個人主觀的詮釋，這種情況在我試圖以現代的語言重新架構張載思想系統時，可能最爲顯著。我確信張載本人的思想相當有系統，而且他的系統性格在所有的傳統學者中要算相當突出的。不過，他的表達方式卻不是有系統的。因此，我們不得不幫他做這一步工作。當然，在此就可能做得不對，或是做得過了頭。這些都可能是我這本書的缺點，只希望日後仍有進一步修正的機會。

民國七十八年九月於國立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

凡例

一、文中引及張載本文，概於文後註明出處，不列於附註，以免翻查之累。

二、張載本文之引用，主要依據「張載集」（北平：中華書局，民國六十六年），並於引文後方括弧中註明頁碼。例如，「太虛無形，氣之本體。」〔七〕即表示這段引文見於「張載集」第七頁。

三、有部分引文採自「張子全書」（台北：中華書局，四部備要本），則於方括弧中註明「全書」二字，以及卷數或頁碼。

目次

序

凡例

第一章 導論-----	1
第一節 生平-----	1
第二節 著作-----	3
第三節 時代背景與學思用心-----	6
第二章 張載的天道論-----	20
第一節 氣化的天道論-----	21
第二節 氣的存在狀態-----	23
第三節 氣化之實然與所以然-----	35
第四節 太虛與氣的關係-----	59
第五節 張載天道論對異學的批評---	75
第三章 張載的心性論-----	95
第一節 性體義-----	95
第二節 心體義-----	109
第三節 張載心性論對異學的批評---	117

第四章結論-----	126
主要參考書目-----	137
附錄一 太虛與氣之關係之衡定-----	139
附錄二 張載的外王思想-----	163
附錄三 先秦儒家的外王之道-----	170

第一章 導論

第一節 生平^①

張載，字子厚，陝西長安人。生於宋眞宗天禧四年（西元一〇二〇年），卒於宋神宗熙寧十年（西元一〇七七年）。^②

張載祖籍原屬大梁（河南開封），祖父張復曾於眞宗朝中任集賢院學士，父親張迪曾於仁宗朝中任殿中丞。張迪後來知事涪州而卒於任內，因遺孤皆幼，不堪返鄉路遙，遂僑寓於鳳翔縣橫渠鎮（陝西郿縣）。其後更因張載於此講學，世人亦以橫渠先生名之。

張載少年時原本喜好武事，常與同好談兵。仁宗康定元年（西元一〇四〇年），西夏入寇，佔領洮西之地。當時張載二十一歲，即慨然以功名自許，欲結合同道以武力收復失地，乃上書往謁范仲淹。^③范仲淹時任陝西經略招討安撫使，他看得出，以張載之資質，日後應可有更大成就，於是點醒張載說：「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范仲淹並贈以中庸一書而勸讀之。^④

范仲淹的勸告至少使張載暫時打消了上前線作戰的念頭，但是張載並未由中庸得到滿足。依行狀記載，他此後「又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⑤

張載沈潛於儒家典籍中，到了嘉祐元年（西元一〇五六年），便在京師坐虎皮說周易。一日，程顥與程頤來見。張載是二程的表叔，年齡也大上十幾歲，但在相與論易之後，張載亦自嘆弗如，於是撤坐輟講。此後，他常與二程論道，學問益進。^⑥嘉祐二年（西元一〇五

七年），張載登進士第。當時歐陽修主試，同科及第者有程顥、朱光庭、蘇軾、蘇轍、曾鞏、呂大鈞等人。此後十二年間，張載歷任祁州司法參軍、丹州雲巖縣令、簽書渭州判官公事。他任縣令時，治績頗佳；在渭州協辦邊防時，亦深受當時渭州軍帥蔡挺的禮遇尊重。行狀云：

「其在雲巖，政事大抵以敦本善俗爲先，每以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於縣庭，親爲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有所教告，常患文檄之出不能盡達於民，每召鄉長於庭，諄諄口諭，使往告其里閭。間有民因事至庭或行遇於道，必問「某時命某告某事聞否」，聞即已，否則罪其受命者。故一言之出，雖愚夫孺子無不預聞知。．．．．．在渭，渭帥蔡公子正特所尊禮，軍府之政，大小咨之，先生夙夜從事，所以贊助之力爲多。」

熙寧元年（西元一〇六八年），神宗繼位，欲推行新法，召王安石入對。次年，王安石執政。同年，因御史中丞呂公著（晦叔）推荐，張載奉召入對。神宗問以治道，張載皆以漸復三代爲對。神宗本欲重用之，張載卻以不諳朝中舉措而辭謝。其後遇王安石，言語間頗爲不合。^⑦張載在朝中感到王安石排擠之意，再加上其弟張戡（天祺）亦以御史批評新政而得罪王安石，^⑧於是在熙寧三年，託病辭官，返回橫渠故居。

此後數年，張載一方面推行古禮以移風易俗，一方面則苦心極力於學問之事。依據行狀，他「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到了熙寧九年（西元一〇七六年），他終於把歷年學思所得集成正蒙一書，並向門人說明：

「此書予歷年致思之所得，其言殆於前聖合與！大要發端示人而已，其觸類廣之，則吾將有待於學者。正如老木之株，枝別固多，所少者潤澤華葉爾。」

同年，王安石再度被免相。次年三月，因呂大防舉荐，張載應詔還館。途經洛陽，順道與二程會，並相約同赴邵雍處聽其講易。七月，張載知太常禮院，於冠婚喪祭之禮皆尊古制，與有司古今異俗之說不合。更因有疾，十二月即以病告歸。中道疾甚，卒於臨潼館舍。享年五十八歲。

第二節 著作^①

宋代關於張載著作的記述如下：

一、依朱熹「近思錄」，張載著作有：「正蒙」、「文集」、「易說」、「禮樂說」、「論語說」、「孟子說」、「語錄」。

二、依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張載著作有：「橫渠春秋說」一卷、「信聞記」、「橫渠孟子解」十四卷、「正蒙書」十卷、「崇文集」十卷。

三、依趙希弁「郡齋讀書志附志」及「後志」，張載著作包括「語錄」三卷、「經學理謬」一卷、「橫渠易說」十卷。

四、依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張載著作有：「易說」三卷、「理謬」一卷、「正蒙書」十卷、「祭禮」一卷。

五、依魏了翁「爲周二程張四先生請謚奏」，張載著作傳於世者有：「西銘」、「正蒙」、「理謬」、「禮說」。

張載著作至明代已有部分散佚，故呂柟「張子抄釋」序文曰：「橫渠張子書甚多，今其存者止二銘、正蒙、理謬、語錄、及文集；而

文集又未完，止得二卷於三原馬伯循氏。」

現行「張子全書」原初的編纂者是明朝萬曆年間的沈芳揚，依清人宋廷尊「張子全書附記」云：「張子撰著，明以前散見他書。萬曆中都門沈芳揚守鳳翔，搜集爲全書，說見原刻張某序中。」

「張子全書」共十五卷。卷一爲「西銘」，並附「西銘總論」，乃記時人後儒對西銘之品題或心得。卷二、卷三爲「正蒙」，分爲十七篇：太和、參兩、天道、神化、動物、誠明、大心、中正、至當、作者、三十、有德、有司、大易、樂器、王禘、乾稱。

「正蒙」亦稱爲「正蒙書」，這是張載晚年親手寫就的著作。不過，編纂而分之爲十七篇者則爲張載門人蘇昞。據「性理大全」卷五所錄「蘇昞正蒙序」云：

「先生著正蒙書數萬言，一日，從容請曰：『敢以區別成誦何如？』先生曰：『吾之作是書也，譬之枯株，根本枝葉，莫不悉備，充榮之者，其在人功而已。又如晬盤示兒，百物具在，顧取者如何爾。』於是輒就其編，會歸義例，略效論語、孟子，篇次章句，以類相從，爲十七篇。」〔三〕

此外，張載另一位門人范育亦於其「正蒙序」云：

「子張子校書崇文，未伸其志，退而寓於太白之陰，橫渠之陽，潛心天地，參聖學之源，七年而道益明，德益尊，著正蒙書數萬言而未出也，間因問答之言，或窺其一二。熙寧丁巳歲，天子召以爲禮官，至京師，予始受其書而質問焉。其年秋，夫子復西歸，歿於驪山之下，門人遂出其書，傳者浸廣，至其疑義獨無從取正，十有三年於茲矣。痛乎微言之將絕也。友人蘇子季明離其書爲十七篇以示予。昔者夫子之書蓋未嘗離也，故有枯株晬盤之說，然斯言也，豈待好之者充且

擇歟？特夫子之所居也。今也離而爲書，以推明夫子之道，質萬世之傳，予無加損焉爾。」〔四〕

依此，蘇昞於張載生前即有編纂「正蒙」的計劃，也已請示張載的意見。在張載的回答中，似乎沒有明白地同意這種做法。因此，一直到張載去世十三年之後，蘇昞才將分篇的「正蒙」印行於世。

在「正蒙乾稱篇」中，第一段文字即是著名的「西銘」，最後一段則爲「東銘」；只是張子全書把「西銘」獨立爲一卷。張載於書房左牖書「砭愚」一文，於右牖書「訂頑」一文；前者亦即「東銘」，後者即「西銘」。在張載所有的著作中，「西銘」流傳最廣，也最爲世人推崇；「張子全書」或許因此而列之爲全書之首。

「張子全書」卷四至卷八爲「經學理窟」，其中分論爲：周禮、詩書、宗法、禮樂、氣質、義理、學大原、自道、祭祀、月令統、喪紀。卷九至卷十一爲「易說」，在寫作年代上，此書當屬較早期的作品，因張載早年即在京師開封講授周易。卷十二爲「語錄抄」，編者未採宋本「張子語錄」，卻採用明代呂柟「張子抄釋」所記，完全不加增減，直接抄錄。卷十三爲「文集抄」，編者未參考「宋文鑑」，亦直接採用「張子抄釋」中的「文集抄」。卷十四爲「拾遺」，分別採自「性理大全」、「近思錄」、「二程書」。卷十五則爲「附錄」。

一九七七年大陸北京中華書局出版「張載集」，在編校過程中，參考各種現存張載著作的相關書籍，堪稱今日研究張載思想最爲便利而可靠的文獻依據。與「張子全書」比較，「張載集」以「正蒙」爲首，而將「西銘」復歸於「乾稱篇」首。其次則把「橫渠易說」列於「經學理窟」之前。接著以南宋吳堅刻的「張子語錄」爲底本，參考呂柟「張子抄釋」，而成「語錄」。「文集」部分，則依「宋文鑑」

補入四篇。最後，「拾遺」部分，刪除「二程書拾遺」，而「附錄」部分則增加各刻本序文等。

「張載集」收有大陸學者張岱年「關於張載的思想和著作」一文，純粹以唯心論與唯物論的對立來說明張載的思想，頗落牽強附會之弊。例如，他指出：

「關學宜揚氣一元論，洛學標榜理一元論。實際上是涇渭有別的兩派。洛學的門徒，爲了爭奪學術界的領導地位，不惜歪曲事實，編造謊言，力圖貶低關學。這個事實本身就表現出唯物論與唯心論兩條路線的尖銳鬥爭。」^⑩

這種解釋方式的偏差，乃是顯而易見的，根本不值得參考。

最後，我們要指出，要研究張載的哲學思想，最重要的文獻即其本人的「正蒙」。歷代對此注釋之作有明代劉瓛的「正蒙會稿」、高攀龍與徐必達的「正蒙釋」、王夫之的「張子正蒙注」，清代則有李光地的「正蒙注」、楊光達的「正蒙集說」、王植的「正蒙初義」。

第三節 時代背景與學思用心

籠統地說，張載一生學思的用心即在於「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三六九〕^⑪張載這段自許之言，明顯地表露出整個儒家的究極理想。其中「絕學」一詞，即指儒學。由「爲往聖繼絕學」一語，一方面顯示張載以復興儒學爲己任的胸懷，另一方面也反映張載對當時儒學不振的感慨。

儒學衰微的原因，依張載看來，主要有兩點。一是學者多未能深研儒學，而以儒家典籍做爲求取功名之手段。「張子語錄」云：「某唱此絕學亦輒欲成一次第，但患學者寡少，故貪於學者。今之學者大

率爲應舉壞之，入仕則事官業，無暇及此。」〔三二九〕一是異學盛行而吸引學者的研究興趣。在此，我們可以透過張載門人范育的說明而有所了解。

「自孔孟沒，學絕道喪千有餘年，處士橫議，異端間作，若浮屠老子之書，天下共傳，與六經並行。而其徒侈其說，以爲大道精微之理，儒家之所不能談，必取吾書爲正。世之儒者亦自許曰：『吾之六經未嘗語也，孔孟未嘗及也』，從而信其書，宗其道，天下靡然同風，無敢置疑於其間，況能奮一朝之辯，而與之較是非曲直乎哉！

子張子獨以命世之宏才，曠古之絕識，參之以博聞強記之學，質之以稽天窮地之思，與堯、舜、孔、孟合德乎數千載之間。閱乎道之不明，斯人之迷且病，天下之理泯然其將滅滅也，故爲此言與浮屠老子辯，夫豈好異乎哉？蓋不得已也。

浮屠以人爲法，以空爲眞，故正蒙闢之以天理之大，又曰：『知虛空即氣，則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一無二。』老子以無爲爲道，故正蒙闢之曰：『不有兩則無一。』至於談死生之際，曰『輪轉不息，能脫是者則無生滅』，或曰『久生不死』，故正蒙闢之曰：『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爲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夫爲是言者，豈得已哉！

使二氏者眞得至道之要，不二之理，則吾何爲紛紛然與之辯哉？其爲辯者，正欲排邪說，歸至理，使萬世不惑而已。使彼二氏者，天下信之，出於孔子之前，則六經之言有不道者乎？孟子常勤勤闢楊朱墨翟矣，若浮屠老子之言聞乎孟子之耳，焉有不闢之者乎？故予曰正蒙之言不得已而云也。」〔四～五〕

「爲往聖繼絕學」是張載的根本用心，在此用心之下，他一方面

極力批駁盛行當世之異學，而以佛家爲最大目標，另一方面則潛心於儒學之闡發。若依范育的說法，批駁異學是「排邪說」，闡發儒學是「歸至理」。不過，在張載思想中，這兩方面相互結合而密不可分。排邪說是爲了歸至理，而歸至理方足以排邪說。

由張載生平可知，他本人的學思歷程經過一番大轉折。他最初的學思興趣與時人大致相同，乃以佛老爲依歸，後來才轉回到儒家的典籍。在這一番轉折中，確定了他反對佛老的堅定態度，但是他對佛老的了解是否深入，則未必。如果根據他對佛老的批評來看，我們發現，張載純粹是站在儒家的立場說話。佛老的義理，在這種方式解釋之下，難免受到簡化或扭曲。比較起來，張載對佛家的批評遠多於道家，在激烈的程度上，也遠甚於道家；相對的，他對佛家的簡化與扭曲，也更爲嚴重。

如果我們採取比較保守的態度，則張載之批駁異學可視爲其闡發儒學的刺激或助緣。如此一來，我們不必深究張載之批評佛老是否公允，卻可由其批評處，見他本人之關心處，更由此關心處見其學思之宗旨。基於這種態度，我們首先集中討論張載對佛家之批評。理由是他對佛家之批評最激烈，也最容易反映他本人關心之處。

張載與呂微仲書云：

「今浮屠極論要歸，必謂生死轉流，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未容窺聖賢門牆，已爲引取，淪胥其間，指爲大道。乃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知愚，男女臧獲，人人著信。」〔三五〕

由此段文字可以看出，張載認爲佛教是他那個時代最具影響的學派。不僅大多數的老百姓執信佛教，不少世儒亦宗尚之。在儒學真義